

從雪地的蝴蝶到山林裡的尺八： 轉譯研究的經驗分享

鄭凱元*

專業分工與升等機制使得學術研究在過去五十年來，透過以同儕匿名審查的期刊論文形式進行，在專家引用專家寫給專家看的基調裡，以及「不發表，即消亡」(publish or perish)的制度下，知識的生產日益專技與片斷化，因而難以回應廣大社會與深層文明發展的需求，「轉譯研究」也確實成為當前學界的一大課題。

跨領域的整合對此困境是一個重要的解方，然此工程知易行難，困難一方面來自內容上深刻創新的困難，另一方面也來自跨領域在專業學術發表刊登上的困難。在此二難的夾制下，企欲尋求突破的學術人只能在空隙間找出路，更大的挑戰是這番局面對於年輕新血絕難構成吸引，聰慧敏銳的年輕人往往選擇在學術以外的場域尋找未來，長期而言，實非學術研究的利多，也非國家之福。藉著撰寫此文的机会，我也正好整理一下過去十年來被捲入此議題的摸索經驗，盼能與眾友相濡以沫，兩忘於江湖。

一、轉譯研究：專業篇

第一次在轉譯研究方面有感，是在十二年前於普林斯頓大學短期研究時，在窗外大雪紛飛的 Mark Johnston 教授課堂裡，頓悟莊周夢蝶的哲學意涵，這段經驗，也曾在此刊中分享過(14 卷 1 期，2012 年 12 月)¹。那次寶貴的經驗，帶給我兩個啟發：一是潛藏在自身及社會深處的文化底蘊，和從小到大在教育體制內以西方知識體系為主的所學之間，有著斷裂性的鴻溝；二是莊子的文本有著豐富深刻的內涵，而透過西方哲學的觀念體系進行重構，對於彌補該鴻溝有重大的助益。

*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心智哲學研究所教授

¹ 鄭凱元(2012)。「移地研究」經驗的分享》，《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第 14 卷第 1 期(2012 年 12 月)，頁 118-125。

在探索路途上，最關鍵的機緣或許來自十年前與在加拿大任教於腦科學領域的 Georg Northoff 教授之遭逢，此經驗分享也在此刊中報導過（22 卷 2 期，2021 年 3 月）²。Northoff 對莊子有種極為直觀的理解，此理解根植於他對大腦本質的探究。他最新的想法發表在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通訊》專刊裡（30 卷 3 期，2020 年 9 月），題為「如何在哲學中獲取『確定的』知識：向莊子取經以完成康德、懷德海與海德格未竟的哥白尼式革命」³。此文中，Northoff 教授以「世界連結到大腦的關係」(world-to-brain relation) 為基底建立起一套本體論與方法論，稱此為腦科學界帶來一個哥白尼式的革命，西方大哲康德、懷德海與海德格在形上學的發展上均有深刻的突破，但在 Northoff 眼中均仍存在一些盲點及限制，能真正帶來此革命性發展所需要的形上學，可在莊子哲學中發現。這樣的發現也讓 Northoff 教授為之大呼：「大腦以東方的方式運作！」

在此理論的基礎上，Northoff 最近也跟腦科學泰斗 Karl Friston 教授進行 AI 領域的大型跨國計畫。目前我們正各自在寫一本書，他由受莊子啟發的角度，撰寫如何以腦科學處理自我與人格同一性的核心課題，我則從受他的時空神經科學理論啟發的角度，解讀莊子如何為自我與人格同一性的議題，提供一套有別於西方主流哲學的看法。對於腦科學能成為東西方文明交通匯流的介媒，Northoff 相當重視。去年他應其任職單位的薦舉，申請加拿大皇家科學院擔任院士，他找我寫其中一封推薦信，並寄來 Karl Friston 所寫的推薦信供我參考。看到信中的恢宏視野，我不禁請 Northoff 三思，收回成命。但他仍不改其志，請我務必交代莊子哲學對他發展腦科學理論所代表的意義，以及他的時空神經科學理論如何能予以天人合一的中國哲學一個當代的理解。在其堅持下，我只好硬著頭皮振筆如飛，寫了四大頁的推薦信回報他。所幸日前 Northoff 教授順利當選院士，看來至少我的信沒雷到他。

二、轉譯研究：實務篇

如果說我的研究之路越走越偏，從分析哲學到莊子再到腦科學，專業的掌握度成非線性的下降，那我在實務與生活場域的發展只能說是不遑相讓，但這一切和莊子的作用離不了關係。

² 人文沙龍團隊（2021）。〈如果莊子做腦科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第 22 卷第 2 期（2021 年 3 月），頁 132-137。

³ Georg Northoff（著）、王尚（譯）（2020）。〈如何在哲學中獲取「確定的」知識：向莊子取經以完成康德、懷德海與海德格未竟的哥白尼式革命〉，《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30 卷第 3 期（2020 年 9 月），頁 69-92。

在以生醫為主的陽明校園裡教學，也透過跟我做大專生計畫研究莊子的醫學系學生江孟庭的因緣，結識蔡有光教授。和蔡教授多次長談後，得知他對分子生物學的一些基本預設提出質疑，特別是認為以 DNA 及 RNA 較為基礎的基因體為核心，來解釋生命現象的理論頗有問題。基於相關實驗數據，他大膽地猜測較為複雜的蛋白質體才能提供比較關鍵的因果解釋，此解讀也部分得助於其對邏輯概念的運用。我們密集的討論很快演變成一起開課，目前在陽明固定開設的「分子生物學的哲學」與「分子生物學的邏輯」已進入第六年，其想法也在其高足盧清佑醫師的合作下，部分發表於和 Northoff 教授同刊的文哲所研究通訊裡，題為「生命科學的邏輯性定律加註系統的必要性」⁴。蔡教授逐步深化他的理論之餘，亦有藉由其理論開發產品，目前聚焦在一些特定疾病的檢驗試劑。

在此同時，我也和醫學院的陳維熊及謝仁俊、生科院的周成功教授共同設計以 BBMS (Brain, Body, Mind, and Spirits) 為名的系列課程，以腦科學為主軸，搭配藝術、宗教、人工智慧等主題，展開了為期二年的理論與實作兼具的課程，延攬來的講員從故宮前院長、佛學高僧、資訊企業家到靈體治療師一應俱全，這樣涵蓋極廣的講者看似不相干，但卻共享一個深刻的共同點，即對於人類深不可測的意識與心靈在各種可能性上做最前沿的實作。這種踩在學術邊界上的課程嘗試，需要結合嚴謹的科學與豐厚的人文，來對現有人類所掌握的有限知識外的現象抱著開放好奇的心胸進行探究，以求更深入地認識自己，以及對當前人類文明困境的深刻了解和解困之道。這樣的嘗試吸引了許多師生、醫師與科技業界研發主管，乃至於社區民眾前來參與。

初到陽明時便聽過周成功教授演講，關於中草藥對肝炎的療效，以及其背後之生物機制，那時感到驚豔，曾承諾要協助開展其背後之哲學意涵。前年在一個機緣下，周教授邀請中醫師郭育誠教授到他在陽明開設給大學生修的生物學特論來給五個系列演講，挑戰學生的主流科學味蕾，也邀我去參與，並從哲學角度給予回應。郭醫師是在中國醫藥大學求學時，受中西醫二方的教育，在無法整合二方體系的深切困頓下，跟隨已故王唯工教授從事中醫科學化的研究與臨床工作。王唯工的開創性在於以波與共振的物理學理論重構中醫裡經脈與氣的概念，發展出十二經脈諧波對應理論，以及發明脈診儀，達成中醫實作企需擁有的客觀量測之要求，而郭育誠醫師則是在臨床的基礎上深化此進路。

⁴ 蔡有光、盧清佑、鄭凱元 (2020)。〈生命科學的邏輯性定律加註系統之必要性〉，《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30 卷第 3 期 (2020 年 9 月)，頁 93-100。

剛巧我有位在醫師科學家組就讀的研究生林庭竹，對周教授具有哲學性的生物學及郭醫師的中醫理論頗有興趣，後來以「中醫科學化的哲學探究」為題，在我指導下撰寫論文。庭竹分別檢視了二個主要的中醫科學化進路，一種以分子機制及化學成分為分析基礎，另一種是以波與共振的物理理論為主要的分析模式。周成功對肝炎的中藥療效分析即屬前者，此種方式或能幫助我們了解中醫藥療效之成因，但與中醫的核心內涵相去甚遠。相對而言，王唯工與郭育誠所代表的後項進路不僅在闡述經脈與氣的思想體系上更為契合，在實證與臨床上也有初步可信的建樹。庭竹進一步在王與郭的基礎上，運用哲學的理論資源，特別是以 Cartwright 的儲能 (capacity) 與 Northoff 視時空轉化 (spatial-temporal transformation) 為意識與大腦的共同貨幣 (common currency)，來闡釋中醫裡核心的整體觀與身心一體觀。庭竹的論文最後高分通過，初步完成我對周老師的承諾。

另外也和精神護理領域的蔣欣欣和許樹珍教授合作頗深，透過她們我才知道護理師原來是站在第一線的哲學家，因為照顧病人的工作往往需要深刻地了解人、疾病、死亡是什麼，以及如何面對等等，方能知道為何而戰，不被苦難的工作內容與高壓的體系耗損。去年初蔣教授跟我說，她的先生喻永生醫師在一次機緣下，因著尺八而結識道教第六十五代天師張意將先生，經過參與 2019 年在政大宗教所舉辦的道教與道醫國際會議及密切觀察後，認為道教傳統深具內涵，在醫護領域所企需的身心療癒方面有很大的潛力，因此計畫邀請張意將先生前來陽明給六場系列演講，邀我一起合辦。雖然我略涉莊子，但道家偏重哲思，道教更多是在屬於宗教領域的身心修煉，而我對道教的接觸也僅有浮光掠影的了解。但基於對蔣教授深厚的信任與友誼，知道人文領域不能缺席，因此便應允。

後來的演講活動一改我過去的刻板印象，在張意將天師題為「道醫的生死觀、疾病觀、生命觀、訊息場、祖先療癒及道醫與現代心理學」的講演下，我領略到道教淵遠流長的歷史與內涵，重視身體習練及與自然的契合之理念，除了歷代中國的思想家及藝術家，例如李白、王羲之、王陽明等均是道士外，這個道教實作的根在臺灣的某個角落居然仍是活的，張天師府的符籙實作所需之硯臺，是撿拾特別材質之石頭研製而成，其內含之礦物質得使書寫字跡千年不退。尺八作為道教練氣之法器，早在唐代傳至日本後在中國失傳，但在其府內乃由道長們於之特別之時日上山採竹製之，凡此種種，均讓我眼界大開，嚮往不已，並深嘆這套將自己的身體當作習練的實驗場域、將自然當作此習練的大

熔爐背景的道氣傳統，早已與當前主流的知識體系與教育內涵形成斷裂，殊為可惜。

我也因而於今年初籌辦了一個校外參訪團，一群陽明的師生回訪了位於彰化芬園的道教張天師府教育總部，進行四天三夜的田野實作，在張天師及道長們的協助下，從採竹到通竹親手製作了屬於我的尺八，並在兩個星期艱困絕望的嘗試後，終於吹出聲音，目前竹不離身，練習不綴。有感於此道可行，今年秋也與蔣欣欣及周成功教授合作，邀請張意將天師前來陽明交大的推廣教育中心開課，在以「道教思想與當代實踐」的課名下，服務社區民眾與校內外師生，用的教科書正是蔣欣欣教授根據去年六講及讀書會內容所主編的《道醫思想：跨文化講座紀實》⁵一書。

日前任教於澳洲 Monash 大學 Tim Bayne 教授在其心靈哲學書中，引用了我對莊周夢蝶的探討，作為和英美哲學的對應。剛巧他的同事 Jakob Hohwy 擔任一研究中心——Monash Center for Consciousness and Contemplative Studies——主任，透過 Tim 的引薦，Hohwy 主任邀請我擔任其顧問委員，在跨文化上提供其發展的建言。他在視訊中跟我說明此中心的理念是希望能透過正念及藝術，靜善人心意識，以挽人類與地球於破壞狂瀾中。我跟他提了曾和醫學院與生科院合開 BBMS 的實作課程，順手也拿了 my 的尺八，在視訊鏡頭前展示說明其製程、歷史及我們正在和道教合作開課服務社區等等。

Hohwy 主任前日寄來群組信，宣布中心即將成立，顧問委員會組成已放在中心平臺。好奇於其他顧問是誰，我連忙點上去看，赫然發現在我照片正下方的是 Cathy Freeman，她是澳洲 Kuku Yalanji 族的原住民，也是世界級的田徑選手，於 2000 年雪梨奧運擔任聖火點燃的代表選手、並在該屆四百公尺田徑短跑中獲得金牌，長期擔任國際大使，致力於正念教育的推廣，改善原住民兒童教育等等。想到之後能和這位澳洲的紀政一起開會，不禁竊喜。能夠讓我和澳洲的國家英雄同框的，大概也只有我的莊子了。

三、結語：反思與展望

「轉譯研究」充滿摸索的不確定性，過程中會擔心研究是否走上歧途或被同儕視為不務正業，不一而足。但在這過程中，聆聽能讓自己安身立命的內心需求，應該是重要的指引吧。莊子是我的契機，他所扮演的角色是讓我的一些節

⁵ 蔣欣欣 (2021)。《道醫思想：跨文化講座紀實》，臺北市：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

點通透，這樣的通透能帶來深刻的滿足，使得專業工作不至於專技與片段化，最後淪於僵固與耗損。我相信能找到此通透感的人，都有屬於其自身的莊子，而此點，卻似乎僅是不入當前體制眼簾的微小之事。

反思此經驗，服務與實作似乎是轉譯研究的關鍵。服務的核心，是放下本行的固守，在看到環境與時代的需求時，找到契合之機緣，進往其他的專業助其一臂之力，促成有意義有內容事物之完成。在這過程裡，自己的專業並非在自己的領域內發展，而是在其他的專業裡施作，因時因地調整展現其內容。這樣做非常辛苦、也不討好，因為看來似是為別人作嫁、空乏自身，但其實是讓自己的專業走出去，以更溶於無形但卻實質有感地被其他專業領略到其內涵與價值，因而助益更平衡多元的學術生態之發展。這樣的作法在人文社會領域遠小於生醫理工的環境下，或許是個不得不的選擇，但錯有錯著、順勢而為，當頻率對、做得好的時候，往往也能帶來人文領域的開創，甚至在科學理論與產品的開發上注入人文的成分與色彩。

這些反思也呈現當前學術研究與高等教育可能潛藏一些不足。在研究上，如何探索未知，應是其核心內涵，但在實際運作上，可能不然。若有學者試圖探究靈體治療相關現象，包括其可能的意識與生理機制，以及是否真具療效等等，不僅拿不到經費，大概也上不了檯面吧。在教育上，對於跨域養成，應是當前鼓勵方向，但在落實上，也跨幅有限。以陽明交大為例，大概只見醫師科學家、醫師工程師組的創立，而不見醫師歷史學家、醫師藝術家、乃至於護理哲學家、醫工社會學家等教育模組的建立，缺乏制度資源上的鼓勵，不少頗具天分才華的年輕人大概只能在徬徨摸索中載浮載沉，如此，於個人而言將是才華虛擲，於國家而言將是產業與文明難以真正升級。惟如何具體可行地往前踏出一步，仍是一個極大的挑戰。盼在眾友努力之餘，也不忘泰氏之態：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己為馬，一以己為牛。若然，或能諫然已解，如土委地；也或能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